

孔子改制考

□ 13  
2921  
4



門口 13  
2921  
4

孔子改制考卷十一

孔子改制託古考

南海康有為廣廈撰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斯言也何為而發哉大人莫若孔子其為孔子改制六經言耶慈母之養子也託之鬼神古昔以箴善戒惡聖人愛民如子其智豈不若慈母乎子思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欲徵信莫如先王傳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曰異以行權權者知輕重之謂撥亂救民經經必信義孰重輕異辭託先王俾民信從以行權救患孔子乎將為經經必信之小人乎抑為唯義所在之大人乎况寓言尤諸子之俗哉

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復坐子曰居吾語女順孫以避災禍與先王以託權孝經緯 鉤命訣

孔子改制託古大義全見於此一日素王之誅賞一日與先王以

託權守經之徒可與立者也聖人但求有濟於天下則言不必信  
惟義所在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故一切制度託之三代先王以  
行之若謂聖人行事不可依託則是以硜硜之小人律神化之孔  
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  
以爲王法公羊隱元年何注  
春秋以新王受命而文王爲受命之王故假之以爲王法一切制  
度皆從此出必託之文王者董子繁露所謂時詭其實以有所諱  
也必如是而後可以避禍而後可以託王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孔子明以自謂矣何邵公非嫡傳口說何敢謂爲假乎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  
賢才以得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  
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

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繁露

僉序

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  
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  
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同上

孔子以布衣而改亂制加王心達王事不得不託諸行事以明其  
義當時門人猶惑之況門外者乎此孔子之微言董子能發明之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  
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  
務除天下之所患而欲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繁露符瑞  
孔子受天命改亂制通三統法後王託古改制之義此條最爲顯  
礪可無疑矣

託託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託先人所聞辟制作之  
害公羊哀十年何注

略與鈞命訣義同本文自明顯邵公蓋深知口說者

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

公羊莊十年何注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董生嫡傳春秋之學皆有口說相傳故深知孔子託古改

制之義

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

公羊桓三年何注

夏殷周三統皆孔子所託故曰非主假周也

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

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

也墨子也節葬

厚葬久喪孔子之制當時未有定論墨子攻之爲言相非行相反

則儒教託古之義不待辨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

使定儒墨之誠乎

韓非子顯學

孔子稱堯舜五服五章山龍藻火大章韶樂而墨子稱堯舜土階茅茨夏葛冬裘所謂取舍不同也皆自謂真堯舜可見當時託古於先王之風韓非猶及知之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讜諍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

治

韓非子姦劫弑臣

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愆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

戲而不可以為治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

繁露楚莊王

孔子之作春秋託新王以改制而其於世事則欲人之法先王豈不自相刺諺不知改制者孔子之隱志法先王者春秋之託詞在當時莫知其故自後世口說微言流布天下改制之義既彰僻者乃有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之說蓋猶未明託之義反以為口實而相難也

古者天下故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史記秦始皇紀

侯字疑子字之誤蓋謂諸子竝作道古虛言皆託先王以非當世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

禮記禮運

夏殷之禮皆無徵而僅得坤乾之義夏時之等何為尚有此瑣碎喪祭之典如檀弓所雜稱引者然則為儒者之稱託何疑

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

公羊隱元年何注

此發諸侯歸命新王蒙褒之制孔子託此以見義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公羊定元年傳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滕文

孟子書多稱引堯舜故言性善亦託之堯舜以明其旨董子亦言性善蓋皆公羊家言也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

皆不虛書缺有聞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史記五  
帝本紀

繫姓古無之孔子吹律定姓大傳繫之以姓而不殊百世而婚姻  
不通周道然也則夏殷已不然蓋孔子特立託之五帝耳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言殷陽周陰詳言之此謂顧弟弗深考時時  
見於他說又謂非深思知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又謂其所表見  
皆不虛更以豎人之信史公蓋深知託古之旨矣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  
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  
儒者或不傳史記五  
帝本紀

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孔子所定然堯舜三代同出黃帝堯舜周親  
何舜至耕稼陶漁堯須明揚側陋若夫玄鳥生商履武降禋詩人  
所歌則皆無父而生平林寒冰鳥覆牛腓決非帝王之家姓別男

女周道乃然古無是制何有繫姓稷母爲帝嚳元妃不應逾越摯  
堯將二百年乃見用於舜世疑皆孔子所託或疑以傳疑故兩傳  
之以理而言詩文可證也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孟子公  
孫丑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孟子  
滕文

三年之喪爲孔子增改之制託於三代聖王以行之孟子爲孔子  
後學故日以推行孔道爲事若本是三代舊制則魯自周公伯禽  
至平公滕自叔繡至定公中間非無賢君豈敢悖當王定制何至  
絕無一人行之魯爲秉禮亦無人行之何也且自親臣重臣言官

盈廷會議具奏無一人以為可者若大周會典大周通禮顯有此條且上溯夏殷會要皆有之百官議奏能引志曰觀瞻具在有不知而公然違悖者乎與宰我問短喪齊宣王欲短喪三說參考之自悟其為孔子新改之制託古以為三代矣而尤莫若此條之明晰國朝滿洲臣工皆服喪百日乾隆時舒赫德請令滿洲臣工一律服三年喪不行舒赫德即孟子也以今證古何足異乎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

論語憲問

孔子立三年喪之制而著之於書蓋古者高宗嘗獨行之孔子託古定制故推之為古之人皆然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禮記檀弓

義同上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梁惠王

公劉太王皆非好貨好色之君而孟子乃託之以勉宣王蓋當時人情皆厚古而薄今儒者之說又遷遠而難於信故必借古人以為據然後使其無疑而易於入此雖孟子引導時君之法而儒家之善於託古亦可見矣淮南子所謂故為道者必託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此類是也

禮記檀弓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霤

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禮記檀弓

縣子曰裕衰總裳非古也禮記檀弓

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

生公羊隱元年何注

質家文家孔子所託三統之別號春秋詭辭詭實故不必言夏殷

周而曰質家文家也

譏始不親迎也何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

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公羊隱三年傳

古未有親迎之禮蓋尊男卑女從古已然孔子始發君聘臣男下

女創為親迎之義故於春秋著之何邵公所云夏殷周之逆蓋皆

儒者假託以為說不然親迎果為三代所有煌煌鉅典昭布天下

而孔子何為獨陳於哀公之前而公訝其已重一若聞所未聞者

見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墨子亦稱三代先王而譏儒者親迎祇禱若僕蓋孔

子創制託古耳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

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

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公羊隱三年何注

春秋於十一月十二月三月皆書王餘則無之蓋三正皆孔子

特立而託之三王其實秦漢皆用十月疑古亦當有因未必用三

正也

黃帝之樂曰咸池樂緯動聲儀

顓頊之樂曰五莖

帝嚳之樂曰六英

堯樂曰大章

舜樂曰蕭韶

禹樂曰大夏

殷曰大護

周曰酌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並同上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公羊隱五年何注

繁禮記王代改制質文篇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又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王魯紉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可見孔子託古以定樂制不然凡樂律音曲恒易失傳難以傳之五百年者孔子去黃帝項嚳已二千餘載堯舜夏商亦千餘載烏得有聞韶忘味之理乎其託無疑矣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

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予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

乃令飛龍作効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鱣先爲樂倡  
鱣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  
律六英有倕作爲鼗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  
鼓鼗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  
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  
而鼓之乃附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抃五  
絃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抃  
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命質修九招  
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  
門降通滂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  
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  
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  
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

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且乃  
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  
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  
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  
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故樂之所由來者尙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古樂

按孔子三百篇據大戴投壺篇僅傳關雎卷耳葛覃鵲巢騶虞鹿  
鳴白駒伐檀八篇漢時上之回艾如張等樂府至六朝僅傳二十  
四篇六朝子夜清鳩白紵烏棲等曲至唐時僅傳六十餘曲唐時  
詩皆入律旗亭雜鬢皆歌詩人絕句至宋時見吳曾能改齋漫錄  
僅傳黃河遠上一詩之節拍宋詞及九張機滾拍其音節元時已  
亡今樂府古音傳于今者祇有明嘉靖時之魏良輔若元時北曲  
之音節已亡矣至於樂律則隋時蘇提婆之龜茲二十八調宋時

已亡宋時十六調至今已亡笛孔中勾字一調今亦亡矣曲樂之  
首節要眇宮商分析尤易舛錯苟失傳人即不可考由此推之樂  
無能傳至五百年者孔子於黃帝項譽相去二千餘年唐虞夏商  
亦千餘歲安能傳至漢章帝時尙舞六代之樂其爲孔子所託無  
疑故墨子敢非之也

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

荀子君道

按論語中庸禮記禮運稱夏禮能言祀不足徵既不足徵則禹之  
法度典章今日安有存乎此爲儒託古無疑矣

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

荀子疆國

按此與孟子所引夏后殷之盛未有過千里之說同

古者湯以亳武王以瀋皆以百里之地也

荀子議兵

湯居亳武王居鄘皆百里之地也

荀子正論

按孟子齊宣王謂文王之囿七十里孟子謂於傳有之則當時事

實也囿既七十里以百里大國計之已占其七分豈復成國哉當  
時境地寥廓隨地皆可遷徙隨地皆可墾拓非有如今日此疆彼  
界之嚴也則非百里明矣乃孟子謂文王以百里荀子謂湯武皆  
百里之地可知百里爲孔子之制託古以明之耳又賈子新書欲  
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所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少則無邪心賈子發明孔子制者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  
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由來者也

荀子禮論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一也

荀子禮論

按事生送死祭祀師旅之禮國家重典也既爲百王所同則皇皇  
鉅制彪曜古今豈有不知厥由來者哉何以夏禮殷禮杞宋皆不  
足徵且既爲百王所同何以墨子所稱述者又不同也至墨子喪

制三月孔子三年故滕文欲行之父兄百官皆不欲援引先君以撓之不然為百王所同古今一致滕文行之百官敢誣先君以不孝者哉可無疑於孔子託先王者矣

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公羊宣十五年傳

按孟子貉稽言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攻之蓋非孔子中正之制也古無是制孔子託之耳

作三軍傳曰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襄十一年傳

三代前無是制孔子託之耳與管子法法之言四士說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

民無能名固見堯之大然亦可考見堯無事實流傳凡孔墨所稱

同為託古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史記

按三代以上茫昧無稽列子所謂若覺若夢若存若亡也虞夏之文舍六經無從考信韓非言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可見六經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託之以明其改作之義詩書雖缺句疑劉歆偽竄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史記股本紀

董子三代改制質文篇詳言之孔子立三統之義論語八佾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最尊禪讓故特託堯舜已詳孔子特尊堯舜篇韶樂即孔子所定之樂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韶武故以虞錄親樂非孔子

之樂而何

儒者稱法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鹽鐵論論誹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說苑建本

今世儒者之說主人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

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韓非子顯學

儒者道上古譽先王託古以易當世也

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

不用於世而孟軻賤於諸侯也鹽鐵論相刺

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鹽鐵論國

論國

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上

此蓋當時攻儒者之託古然則託古之風沿襲已久故人皆得知

而攻之也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

故儒者之學生焉淮南子要略

孔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禮記檀弓

易墓非古也上

葬義孟子發之至詳不過備棺槨蔽骸體而已孔子重魂不重魄

故有廟祭而無墓祭祀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是也門人厚葬

顏子猶非之蓋厚葬修墓乃是舊制孔子反言非古正是託古

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尚書緯璇機鈴

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同上

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尚書緯帝命驗

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尚書緯運期授

黃帝冠黃文白帝冠白文黑帝冠黑文春秋緯合誠圖

黃帝德冠帝位

黃帝德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齊戒六丁道乃可成

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

黃帝遊元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二人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再拜受圖

伏羲龍身牛首渠肩達掖山準日角夔目珠衡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並同

堯時氣充盛上感皇天景星出春秋緯感精符

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緯卷三十五

黃帝伏羲皆茫渺無可攷觀於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耶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見大戴禮五帝德然則三皇五帝之事列子所謂若存若

亡若覺若夢安有上世之遺書黃白之帝冠黃帝觀鳳凰銜圖伏

義之龍身牛首瑰瑠瓊瑣如此之實蹟耶其爲稱託何疑

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大戴記哀公

章甫句屨紳帶搢笏蓋孔子所改定之儒服也孝經所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所謂服堯之服此所謂服古之服皆託也

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鹽鐵論利議

非儒服創自孔子哀公見而驚問而云竊周公之服知必孔子之託

周公也

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者上下皆足也穀梁莊二十八年傳

古者十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穀梁宣十五年傳

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作丘甲非正也穀梁成元年傳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經卿大夫章

法服者儒服也儒服為孔子之服魯哀公之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此云先王蓋孔子託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平王東遷而周亡故孔子作春秋繼周王魯直以春秋為繼周之一代託始於隱公適當平世何尚東周之可為乎此言為東周蓋託也

孔子改制考卷十一終

門人南海康同勳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夏亦越成湯成不釐上帝之耿命皆夏殷並舉無及唐虞者蓋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開口輒引以為鑒堯舜在洪水未治之前中國未闢故周書不稱之惟周官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之言然是偽書不足稱也呂刑有三后矣皇帝清問下民古人主無稱皇帝者蓋上帝也則亦無稱堯舜者若虞書堯典之盛為孔子手作觀論衡所述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作皋陶有蠻夷猾夏之辭堯舜時安得有夏其為孔子所作至明矣韓非謂孔墨同稱堯舜而取舍相反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孔墨之真由斯以推堯舜自讓位盛德然太平之盛蓋孔子之七佛也孝經緯所謂託先王以明權孔子撥亂升平託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託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惡爭奪而重仁讓昭有德發文明易曰言不盡意其義一也特施行有序始於纊糲而後致精華詩託始文王書託始堯舜春秋始文王終堯舜易曰言不盡意聖人之意

其猶可推見乎後儒一孔之見限於亂世之識大鵬翔於寥廓而

其猶可推見乎後儒一孔之見限於亂世之識大鵬翔於寥廓而

其猶可推見乎後儒一孔之見限於亂世之識大鵬翔於寥廓而

禮記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公羊既發大義子思傳之與公羊合可

謂獨提宗旨發揭微言孔子最尊文王之讓德志在文王然墨子

謂孔子法周而未法夏荀子謂孔子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故亦

並稱文武也

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為仁也

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

子者言則相非行則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

墨子

孔子厚葬久喪墨子薄葬短喪相非相反而皆自謂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此與韓非顯學篇謂孔子墨翟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

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堯舜之真全合此兩書觀之藉仇家之口以明事實可知六經中之堯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託所謂盡君道盡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為軌則不必其為堯舜文王之事實也若堯舜文王之為中國古聖之至為中國人人所尊慕孔墨皆託以動眾不待言矣

右孔子法堯舜文王總義

君子昂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公羊哀十四年傳

春秋始於文王終於堯舜蓋撥亂之治為文王太平之治為堯舜

孔子之聖意改制之大義公羊所傳微言之第一義也

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公羊哀十四年何注

春秋據亂未足為堯舜之道至終致太平乃為堯舜之道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道

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新語思務

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鹽鐵論大

論大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蕃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成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率乃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岳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歲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

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臯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有二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尚書堯典

堯典一字皆孔子作凡有四証王充論衡尚書自欽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鴻筆之人也鴻筆之人何人也曰孔子也則仲任尚知此說其證一堯典制度與王制全同巡狩一章文亦全同王制為素王之制其證二文辭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等調諧詞整與乾卦彖辭爻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乘同並為孔子文筆其證三更為禹年號堯舜時禹未改號安有夏而不云蠻夷猾唐猾虞而云猾夏蓋夏為大朝中國一統實自禹平水土後乃通西域故周時人動稱夷夏華夏如近代之稱漢唐故雖以孔子之聖便文稱之亦曰猾夏也證四春秋詩皆言君主惟堯典特發民主義自欽若昊天後即舍嗣而異位或四岳共和或師錫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闢四門以開議院六宗以祀變生萬物象刑以期刑措若斯之類皆非常異義託焉故堯典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鉅制莫過於

此

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繫辭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

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

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

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

則誣也韓非子顯學

儒墨同道堯舜而相反當時託堯舜如許行託神農百家稱黃帝

出於時風學人頗知之韓非雖不足信據而並在儒墨外謂其無

參驗不可必亦見其時外論孝經緯所謂託先王以明權非聖人

孰可行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

伯泰

黨人稱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與孔子稱堯同荀子列子皆謂五帝不傳政堯無政傳安能名之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禮記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孟子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

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新序雜事第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

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禽獸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

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樂緯動聲儀

樂則韶舞論語衛靈

孔子文列意卷十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

繁露三代改制

孔子錄樂取韶韶樂即孔子樂辨見前

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使帝王受命用

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尚書緯璇機鈴

若稽古帝曰重華欽翼皇象建寅授正朔尚書緯尚書中候

孔子法堯舜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孔子以文自任直繼文王絕不辭讓反覆言之號為斯文並不以

為謚法事出論語此為孔門微言至可信據

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公羊隱元年傳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繁露三代改制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公羊何元年

何元年

文王但假爲王法非真王也又云法生不法死與後王共之生文

王爲誰非孔子而何開宗明義特揭微號此爲孔門微言知其本

原乃可通大道

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正經三百五動

儀三千四禮緯稽命徵

周文王之時無禮壞樂崩然則此文王非孔子而何故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皆孔子所制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春秋緯元命苞

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公羊文九年何注

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

求故譏之也公羊文九年傳

凡後世誦儒書任儒統衣儒服皆所謂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者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論衡超奇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論衡佚文

周文王為周制孔子之文王為漢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謂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

仰則大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韓詩外傳

四始之義韓詩史遷皆同此為孔門微言大義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文王之詩也生民公劉思文皆文王遠祖而詩反在後蓋孔子以文王至德託始焉爾詩託始文王書託始堯舜春秋始終之蓋孔子聖心所託焉自偽毛詩大序以風雅頌為四始於是託始文王之義滅焉始者初哉首基之謂豈可以風雅頌當之不可通亦極矣而偽子夏之作雖有史記韓詩之證人亦信之豈不異

哉蓋劉歆於孔子大義無不攻滅如此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  
孔子之道惡爭奪而貴讓堯舜文王隱公泰伯伯夷皆貴其讓也  
子西不欲封孔子畏其羣弟子之多才孟子荀子俱謂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可朝諸侯有天下是當時實事然孔子慮殺一不辜而  
不為其道在春秋末亦幾三分有二有類文王故孔子最樂記之  
以至德相近也

丙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易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公羊傳二十二年傳  
託文王以立戰法所謂殺入之中又有禮焉既不能寢兵亦不能

不為立義也

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公羊桓八年何注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禮記大學  
託文王為人倫之至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  
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妣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  
矣說苑君道  
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  
郊也詩緯汎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呂氏春秋博志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同也門人加親是非胥  
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

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尚書太傳

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幾然而悵以

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韓詩外傳

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法言問神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子張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禮記中庸

此三條雖並稱文武墨子稱孔子法周末嘗法夏中庸論語稱孔

子從周故兼稱武王其實孔子之心但法文王武未盡善孔子有

不滿意焉

右孔子法文王

右孔子法文王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

孔子之道託之堯舜故孟子言必稱之凡子孟子之堯舜即孔子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

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離婁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孟子盡心

孔子之道務民義為先親賢為大堯舜之道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

矣孟子告子

孔子之道在仁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離婁孟子

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子盡心

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子盡心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順逆之理  
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  
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  
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  
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  
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  
不過甚矣哉荀子  
夫堯舜者一天下者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荀子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  
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  
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  
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得  
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

用三苗服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荀子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  
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  
所受於夫子者志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  
編蓬為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謂發憤慷慨矣尚書大  
子張曰堯舜之玉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  
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尚書大  
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  
道德循堯緒也尚書大  
堯典可以觀美尚書大  
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韓詩外傳

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

繁露仁義法

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繁露俞序

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

繁露身之養

堯舜之盛尙書載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

論衡儒增

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

論衡案書

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

論衡是應

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

鹽鐵論相刺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鹽鐵論執務

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尤多託以為人道之極故隨事

皆稱焉下仿此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

孟子萬章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離婁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離婁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孫丑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豈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荀子解蔽

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

荀子賦篇

法禹舜而能揜述者邪？

荀子賦篇

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

荀子賦篇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尚書大傳略記

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

呂氏春秋察傳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禮記中庸

文王所以為文，即孔子也。孔子之道純粹，不可以已。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孟子滕文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離婁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離婁

以文王爲師孔子之法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則師文王而師孔子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盡心

孟子去孔子少遠義僅私淑而颯然接大道之傳所謂豪傑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無孛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

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孟子梁惠

文王之政即孔子井田學校之仁政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其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孟子盡心

養老亦孔子之仁政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孟子盡心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虞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梁惠

靈臺亦孔子三雍之制

文王之圖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孟子梁惠

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

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

者杖於朝朝常作國見君揖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君曰趣見客母

俟朝以朝乘車輪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

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卜

筮巫醫御於前祝嘏祝嘏以食乘車輪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  
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  
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尙書大傳略說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盡心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

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同上

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韓詩外傳

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法任地行三明親親尙賢民明教通于

四海大戴記少問

天之命文王非嘽嘽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

皆聽命則行禁則止搖動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

受命尙書大傳康誥

若此而不為意者蓋法文王也呂覽開春

右孔子改制後弟子後學皆稱文王

門人南海康同勲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二終



以帝王之力變法之初固莫不銜撼驚蹙者况以一士之力依託古先創立新法者哉後世專用孔子之制視爲固然吾考其時雖高弟子猶徬徨有惑言况時人耶今略考當時事實以著改制之難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陽貨

論語爲天下功令之書童習之千年而此章滋疑無有能斷者三年之喪若是大周通禮之制豈有聖門高弟大賢而惡薄若是且敢攻難於聖師之前乎近世雖有不肖子假有大故猶不敢公然

短爲期喪衣冠猶緣飾藍白豈有高弟大賢日漸聖訓而悖謬過之若以宰我故陳此論以待聖誨他事猶可安有顯犯名教冒不韙惡薄之名而爲此哉蓋三年喪爲孔子新改定之制期喪蓋是舊俗宰我故據舊制與孔子論之今泰西自羅馬外各國及日本服期用宰我之說也記云至親以期斷三年之喪加隆焉爾已可知期是舊俗三年是孔子加隆考三年之喪自古實無定制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

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禮記檀弓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論語憲問

高宗服三年喪如後世晉武帝周武帝宋孝宗及國朝耳子張通博夫何不信而問其有諸孔子云古之人皆然而又別無所聞蓋孔子所託也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纘組紉織維者女子之所

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

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

養子也

孔叢子嘉言

孔子之道造端夫婦詩存葛覃桃夭言可許嫁蓋婚姻以時所以慎乎情欲之感也若舊制尊男抑女則有過時不及時者矣組紉織維黼黻文章二十然後可通孔子改制而重女學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論語雍也

孔子立男女遠別之制著於六經與門人講論熟矣而見南子子路剛者疑夫子言行之不合也故夫子呼天以明之蓋當時舊制見國君必及其夫人如今泰西諸國皆然夫子雖改之初猶未能遽行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論語子路

考周末諸子並起創教析言破律名實混淆孔子惡其害道改制亟以正名爲先春秋正名分王制誅亂作威著斯旨於是荀子正名董子深察名號皆發明孔子大義而惠施公孫龍輩始不得以倍謫詭辨之言惑亂天下蓋二千年之治皆孔子名學治之也子路不知故謬相詰難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論語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同上

舊制論人當如後世儒者責魏徵之於太宗曹彬之於藝祖薄其德而沒其功而聖人論事重功不重德有能救世全民者則與之春秋美齊桓存亡繼絕之功而於管仲無貶辭二子所由疑問歟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檀弓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穀梁桓二年

子貢尚以親迎爲已重與宰我疑三年喪爲已久正同蓋皆舉舊制以詰難孔子之新制者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

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復坐子曰居吾語汝順遜以

避禍災與先王以託權

孝經緯 鉤命訣

孔子改制託先王稱素王此條最明然驟改舊制自然文駁不同曾子親見之故訝之如此

右孔子改制弟子據舊制問難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大戴哀公問於孔子

親迎之禮墨子非儒攻爲娶妻親迎祇禱若僕蓋孔子創儒所改定之制也侯堂侯著實是舊俗至今猶行之孔子作春秋於紀履綸來逆女發明男下女之大義譏不親迎以爲孔子所改定故哀公疑其已重也若大周舊制服行有素習而安之侯堂無譏何有已重之疑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禮記儒行

儒服是孔子改制故哀公見而疑問孔子遜詞答之然章甫縫掖實為從儒教者所服

見孔子創儒篇

如僧之著僧伽犁然故謂之儒冠儒服也

右孔子改制時人據舊制問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禮記檀弓

孔子定姊妹出嫁降服大功子路不忍欲同之昆弟也當時孔子初改制故門人隨其意之所欲如此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

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禮記檀弓

孔子定母喪期伯魚欲同之父當時初改制故如此

右弟子仍舊制孔子以所改之制定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論語顏淵

徹是孔子改之之制實皆什一魯舊制什而取二故哀公疑其不可行

右時人仍舊制弟子以孔子所改之制告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禮記檀弓

孔子定制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曾子過之故子思正之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

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禮記檀弓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同上

喪出母是舊制故孔氏先世行之孔子改制不喪出母

右孔子改制後弟子從之而舍舊制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

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禮記檀弓

朝祥暮歌義實未善但制為新創魯人能從教已極難得故孔子

不復責之

右孔子改制後時人從之而舍舊制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

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

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

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

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

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

孟子滕文

三年喪若是大周通禮則魯如今兗州知府滕如今滕縣知縣安

有自伯禽至悼公自叔繡至文公未行之理李賢張居正奪情一

事羅倫趙用賢艾中行之流紛紛彈劾豈有魯為周公之國秉禮

之邦而化外若是乎至於父兄百官不欲則又自親郡王至宗室

九卿科道會議無以為然者如三年喪為周制何至盈廷悖謬爭議大禮至於短喪如此至於引志曰則又援據典文律例云受之先祖則又篤守祖宗成法驚疑違駁如此必非周制可知合宰我短喪考之蓋為孔子改制而孟子傳教至易明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盡心

如公孫丑言宣王蓋服菴與宰我所請短為期喪合蓋孔子既加隆為三年自以期為短喪矣然當時自無定制與漢人同王修服喪六年趙宣二十六年程方進三十六日今泰西亦然然泰西雖無定制厚薄聽人然服菴為多故公孫丑以為愈也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

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韓詩外傳

孔子改制惟親喪三年儒者行之故宣王怪而問之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孟子滕文

什一是孔子改定之制當時實未能行孟子傳教發明之戴盈之欲行此制而未能故先稍輕待來年乃行之也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

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孟子萬章

魯季姬遇鄆子於防使鄆子來請已可知古娶妻無媒不待告父

母孔子改定此制託之於詩故萬章疑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兄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孟子告子

儒教至戰國既大行而時人猶多據舊制以攻孔子之制者二年喪親迎尤為數見可見改制之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

孔子所定民之公囿孟子傳教發明之故齊宣王疑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梁惠

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聖人上奉天下愛民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春秋義失民則不君孟子述其大義故以為誅殘賊齊宣王駭此異義故疑問之

右時人惑舊制後學以孔子所改之制闡之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告子

什一是孔子改定之制孔子託之堯舜者白圭更欲加而上之

右時人別創新制後學以孔子所改之制折之

門人南海康同勳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三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